

中华传世小说精品

艳书文库



中华传世小说精品

第三辑 艳书文库

欢喜冤家

清 西湖渔隐人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《欢喜冤家》正集十二回，续集《贪欢报》十二回，存世有明末山水邻原刊本，藏日本东京大学。二集前均有插图，分上下两层。前有叙，署“重几日西湖渔隐题于山水邻”，叙中有“庚辰春王遇闰”语。后世坊刻本很多，书名迭出，或作《欢喜奇观》或作《艳镜》，或作《三续今古奇观》；清末石印本改题《欢喜浪史》。西湖渔隐主人生平不详。

《欢喜冤家》所写的二十四个故事，几乎全与男女情事有关，这也是书名取名“欢喜冤家”的缘故。故事中的男主角则往往对道德观念比较淡薄，不斤斤计较妻子的失节，妻子或遭人奸，或与人偷情，最终丈夫都原谅容忍了她们的过去，仍为夫妻。这点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得的。《欢喜冤家》中的故事，除小部分是根据前人传说改编的外，大部是自创。因其故事新奇，贴近下层人民的生活，且情节曲折，受到了普遍欢迎。《欢喜冤家》在清代多次遭禁，所以书名几经改换。



欢 喜 冤 家

序	(1)
第 一 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	(3)
第 二 回 吴千里两世谐佳丽	(24)
第 三 回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	(42)
第 四 回 香菜根乔装奸命妇	(67)
第 五 回 日宜园九月牡丹开	(83)
第 六 回 伴花楼一时痴笑耍	(104)
第 七 回 陈之美巧计骗多娇	(118)
第 八 回 铁念三激怒诛淫妇	(130)
第 九 回 乖二官骗落美人局	(145)
第 十 回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	(170)

- 第十一回 蔡玉奴避雨撞淫僧 (195)
- 第十二回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 (205)
- 第十三回 两房妻暗中双错认 (214)
- 第十四回 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(225)
- 第十五回 马玉贞汲水遇情郎 (234)
- 第十六回 费人龙避难逢豪恶 (250)
- 第十七回 孔良宗负义薄东翁 (275)
- 第十八回 王有道疑心弃妻子 (302)
- 第十九回 木知日真托妻寄子 (321)
- 第二十回 杨玉京假恤孤怜寡 (335)
- 第二十一回 朱公子贪淫中毒计 (345)
- 第二十二回 黄焕之慕色受官刑 (358)
- 第二十三回 梦花生媚引凤鸾交 (371)
- 第二十四回 一枝梅空设鸳鸯计 (385)

序

喜谈天者，放志乎乾坤之表；作小说者，游心于风月之乡。庚辰春正遇闰，瑞雪连朝，慷当以慨，感有余情，遂起舞而言曰：“世俗俚词，偏入名贤之目；有怀情笔，能舒幽怨之心。记载极博，诂是浮声。竹素游思，岂同捕影。演说二十四回以纪一年节序，名曰《欢喜冤家》。”

有客问曰：“既以欢喜，又称冤家，何欤？”予笑而应之曰：“人情以一字适合，片语投机，谊成刎颈，盟结金兰。一日三秋，恨相见之晚；倏时九转，识爱恋之新。甚至契协情孚，形于寤寐。欢喜无量，复何说哉。一旦情溢意满，猜忌旋生。和蔼顿消，怨气突起。弃掷前情，酿成积愤。逞凶烈性，遇煽而狂焰如颶。蓄毒虺心，恣意而冤成若雾。使受者不堪，而报者更甚。况积憾一发，决若川流，汹涌而不能遏也。张陈凶终，萧朱隙未，岂非冤乎！非欢喜不成冤家，非冤家不成欢喜。居今溯昔，大抵皆然。其间嬉笑怒骂，离合悲欢，庄列所不备，屈宋所未传。使慧者读之，可资谈柄。愚者读之，可涤腐肠。稚者读之，可知世情。壮者读之，可知变态。致趣无穷，足驾唐人杂说；诙谐有窍，不让晋士清谈。使蕙风发响，入松壑而弥清。

流水成音，泻盘石而转韵。圣人不除郑卫之风，太史亦采谣咏之奏。公之世人，唤醒大梦。”

重九日，西湖渔隐题于山水邻

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

世事从来不自由，
千般恩爱一时仇。
情人谁肯因情死，
先结冤家后聚头。

这四句诗，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，所以做出不好事来。且说个只好酒不好色的人。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八团内川沙地方。他父亲名叫花遇春，年将半百，单生得此子，夫妻二人十分欢喜。长成六岁，上学攻书，取名花林。生得甚不聪明，苦了先生，费尽许多力气。读了三年，书史一句不曾记得。不想到了十岁外，同了几个学生朝夕玩耍。父亲虽严，那里曾怕；先生虽教，那里肯听。他父亲见他不像成器的了，想到这般顽子，不能成器，倒不如歇了学，待他长成时，与他些本钱，做些生意也罢。因此送了先生些束修，竟不读书了。后来一发拘束不定了。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：“孩儿不肖，年已长成。终日闲游，不能转头。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，或者拘留得住。那时劝他务些生业，也未可知。”遇春道：“我心正欲如此，事不宜迟。”即时就去寻了媒婆。那媒婆肚里都有单帐的。却说：“几家女子，曰某家某家可好么？”遇春听了道：“这几家倒也都使得，但不知谁是姻缘，须当对神卜问，吉者便成。”别了媒婆，竟投卜肆。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，余非

吉兆。“也罢，用了徐家。”又见媒人，央他去说。原来此女幼年父母俱亡，并无亲族，倒在姑娘家里养成。姑夫又死了，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，故此十八岁尚未有人来定。恰好媒人去说。这徐氏姑娘又与他相隔不远，向来晓得花家事情。有田地房屋的人家，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。自古媒人口，无量斗，未免赞助些好话起来。那徐氏信了，即时出了八字。因此花家选日成亲。少不得备成六礼，迎娶过门，请集诸亲，拜堂合卺。揭起方中花扇，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。但见：

秋水盈盈两眼，春山淡淡双蛾。金莲小巧袜凌波，嫩脸风弹得破。唇似樱桃红绽，乌丝巧挽云螺。皆疑月殿坠嫦娥，只少天香玉兔。

诸人一见，果然生得美貌，无不十分称好。一夜花烛酒筵，天明方散。未免三朝满月，整治酒席。这也不题。

好笑这花林，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，尚兀自疏云懒雨，竟不合偏向乡里着脚。过了几时，仍向街坊上结交了一个不才肖的单身光棍。姓李名二白，年纪有三十岁了，专一好赌钱烂饮，诱人家儿子，哄他钱钞使用。这花林又着他哄骗了。回家将妻子的衣饰暗地偷去花费。不想他妻子一日寻起衣饰，没了许多，明知丈夫偷去花费了。禀明了公婆。还存得几件衣物，送与婆婆藏了。公婆二人闻知，好生气恼，恨成一病，两口恹恹，俱上床了。好个媳妇，早晚殷勤服侍，并无怨心。央邻请医，服药调治，那里医得好。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，又去要妻子的衣饰。见没得与他，几次发起酒疯，把妻儿惊得半死。

且说李二白见花林的物件没了，甚是冷淡。他便又去寻一个书生，姓任名龙，年纪未上二十，他父亲在日，是个三考出

身,后来做了一任典史,趁得千金。不期父母亡过,止存老母、童仆在家。妻子虽定,尚未成亲。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。曾与李二白在亲戚家中会酒,有一面之交。一日,途中不期而遇,叙了寒温。恰好又遇着花林,各叙名姓。李二白一把扯了两个,竟至酒楼上做一个薄薄东道,请着任龙,席上猜三道五,甜言蜜语,十分着意。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,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。次日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。三人契同道合,竟不去念着之乎者也了,终日思饮素食。这花林又是个好酒之徒,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,竟不想着柴米夫妻。他父母一日重一日,那里医治得好,遇春一命呜呼。花林又不在家,央了邻家,四处寻觅,方得回来。未见哭了几声。三朝头七,这倒亏了任李二人相帮。入棺出殡,治丧料理。不料母亲病重,相继而亡。自然又忙了一番,方才清静。余剩得些衣衫首饰,妻子又难收管,尽将去买酒吃食,使费起来。这番没了父母,竟在家中和哄了。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:“我们虽异姓骨肉,必要患难相扶。须结拜为弟兄,庶可齐心协力。我年纪痴长,叨做长兄。花弟居二,任弟居三。你二位意下如何?”二人同声道:“正该如此。”三个吃了些香灰酒,从此穿房人户。李二唤徐氏叫二娘,任三叫二娘做二嫂,与同胞兄弟一般儿亲热。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,十分爱慕。每席间将眼角传情,花二娘并不理睬他。丈夫虽然不在行,也看不得这村人上眼。任三官青年俊雅,举止风流。二娘十分有意,常将笑脸迎他。任三官虽然晓得,极慕二娘标致。只因花二气性太刚,倘有些风声,反为不妙,所以欲而不敢。

一日,花二在家,买了一些酒肴,着妻子厨下安排。自己同李、任在外厢吃酒。谈话中间,酒觉寒了。任三道:“酒冷

了，我去暖了拿来。”即便收了冷酒，竟至厨下取酒来暖。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，那脸儿如雪映红梅，坐在灶下炊火煮鱼。三官要取火暖酒，见二娘坐在灶下，便叫：“二嫂，你可放开些，待我来取一火儿。”花二娘心儿里有些带邪的了，听着这话，佯疑起来，带着笑骂道：“小油花什么说话，来讨我便宜么？”任三官暗想道：“这话无心说的，倒想邪了。”便把二娘看一看，见他微微笑眼，脸带微红，一时间欲火起了，大着胆，带着笑，将身捱到凳上同坐。二娘把身子一让，被三官并坐了。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，二娘微微而笑，便回身搂抱，亲了一下。任三道：“自从一见，想你到今。不料你这般有趣的。怎生与你得一会，便死甘心。”二娘道：“何难，你既有心，可出去将二哥灌得大醉，你同李二同去，我打发开二哥睡了，你傍晚再来，遂你之心。可么？”三官道：“多感美情，只要开门等我，万万不可失信。”二娘微笑点首，连忙把冷酒换了一壶热的，并煮鱼拿到外厢，一齐又吃。三官有心，将大碗酒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。天色将晚，李二道：“三官去罢。”三官故意相帮，收拾碗盏进内，与二娘又叮嘱一番，方出来与李二同去。二娘扶了花二上楼，与他脱衣睡倒。二娘重下楼，收拾已毕，出去掩上大门。恰好任三又到，二娘遂拴上门道：“可轻走些。”扯了任三的手，走到内轩道：“你坐在此，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。”任三道：“何必又去。”一手搂住二娘推在凳上，两下云雨起来。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，一来标致，二来知趣。二娘十分得趣。

花二娘从做亲已来，不知道这般有趣。二娘道：“我不想此事这般有趣，今朝方尝得这般滋味。但愿常常聚首方好。只是可奈李二这厮，每每把眼调情，我不理他。不可将今番事

泄漏些风声与他。那时花二得知了，你我俱活不成的。”三官道：“蒙亲嫂不弃，感恩无地，我怎肯卖俏行奸，天地亦难容我。”二娘道：“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？”任三道：“自古郎如有心，那怕山高水深。”二娘道：“今夜与你同眠方可，料亦不能。夜已将深，不如且别，再图后会罢。”任三道：“既如此，再与你好一会儿去。”正待再整鸾佩，不想花二睡醒，叫二娘拿茶。二人吃了一惊。忙回道：“我拿来了。”悄悄送着三官出去。拴好大门，送茶与花二吃了。花二道：“你怎么还不来睡？”二娘回道：“收拾方完，如今睡也。”

闲话休题。次早花二又去寻着李二同觅任三官。恰好任三官在家，便随口儿说：“昨晚有一表亲，京中初回，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。想转得来时，天色必晚了。闻知今日海边，有一班妓女上台扮戏，可惜不得工夫去看。”花二道：“李二哥，三官望亲。我与你看戏如何？”李二道：“倘然没戏，空走这多路途何苦！”花二道：“我有一个旧亲，住在海边，若无戏看，酒是有得吃的。去去何妨。”李二听见说个酒字，道：“既如此，早早别了罢。”三人一哄而散。

不说花李二人被任三哄去，且说三官又到家中，取了些银子，着一小厮唤名文助随了，买办些酒食，拿到花家门首。着小厮认了花家门径，着他先去，不可说与奶奶知道。自己叩门而入。见了二娘笑道：“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到海边去了，一来往有三十余里路程。到得家中，天已暗了。我今备得些酒果在此，且与你盘桓一日。”二娘道：“如此极好。”把门掩上。三官炊火，二娘当厨。不时间都已完备。二娘道：“我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倘你哥哥一时回家来，也未可知。若被遇见，如何是好？向日公婆后边建有卧室一间，终日关闭到今日，且是

僻静清洁。我想起来,到那里饮酒欢会,料他即回,也不知道。你道好么?”任三听说,欢喜之极。即时往后边。开门一看,里边床帐桌椅,件件端正,打扫得且是洁净。壁上有诗一首道:

轩居容膝足盘桓,
斗室其如地位宽。
壶里有天通碧汉,
世间无地隔尘寰。
谁人得似陶元亮,
我辈终惭管幼安。
心境坦然无窒碍,
座中只好着蒲团。

看罢,即将酒肴果品摆下。两人并肩而坐。你一杯,我一盏,欢容笑口,媚眼调情。自古道:“花为茶博士,酒是色媒人。”调得火滚,搂坐一堆,就要床上取乐起来。这一番与昨晚不同。

两人欢乐之极。满心足意而罢。整着残肴,欢饮一番。二娘道:“乐不可极。如今天已未牌了。你且回去,后会不难了。”三官道:“有理。只要你我同心,管取天长地久。”言罢作别,竟自出门去了。

不移时,花二已回。二娘暗暗道:“早是有些主意。若迟一步,定然撞见了。”自此任三官便不与花李二人日日相共了,张着空儿便与二娘偷乐。若花二不时归家,他便躲入后房避了。故此两不撞见。只是李二又少了一个大老官,甚是没兴,常常撞到花家里来寻花二。

一日,花二不在家。门不掩上的,便撞入内轩。问道:“二哥可在家么?”二娘在内道:“不在。”李二听了这娇滴滴之声

音，淫心萌动。常有此心，奈花二碍眼。今听得不在家中，便走进里面道：“二娘见礼了。”二娘答礼道：“伯伯外边请坐。”李二笑道，“二娘，向时兄弟在家，我倒常在里边坐着。幸得今日兄弟不在，怎生到打发外边去坐！二娘，你这般一个标致人儿，怎生说出这般不知趣的话来！”二娘正着色道：“伯伯差了，我男人不在，理当外坐，怎生倒胡说起来！”李二动了心火，大胆跑过去要搂，早被二娘一闪，倒往外边跑了出来，一张脸红涨了大怒。恰好花二撞回，看见二娘面有怒色，忙问道：“你为何着恼？”二娘尚未回答，李二听见说话，闯将出来。花二一见，满肚皮疑心起来。二娘走了进去。花二问道：“李二哥，为着甚事，二娘着恼？”李二道：“我因乏兴，寻你走走。来问二娘，二娘说你不在。我疑二娘哄我，故意假说。因此到里面望一望，不想二娘嗔我，故此着恼。”花二是个耳软的直人，竟不疑着甚的，也不去问妻子，便对李二道：“二哥，妇人家心性，不要责他。和你街上走一走去罢。”两人又去了，直到二更时分方回。二娘见他酒醉的了，欲待要说起，恐他性子发作，连累自身，不是耍的，只得耐着不言。

到次早，见花二不问起来、不敢开口。李二从此不十分敢来寻花二了。花二也常常不在家，倒便宜了任三官。日间不须说起，至于花二更深不回，常伴二娘。便是花二回来，亦都醉的。二娘服侍去睡，也再不想寻起二娘作些勾当，故此二娘倒得与三官十分畅快。三官或在花家房里过夜，或接连三日五日不出门，与花二、李二竟自断绝了往来。李二心中好闷，想道：“花家妇人，不像个贞静的。少不得终有奸谋破绽，待我慢慢看着。若还有些破绽，定不饶他。”因此常常在花家前后探听。

恰好一日，远远望见任三走进花家而来，他连忙在对门裁缝店内看着。只见任三竟自推门进去了。有一个时辰，尚不见出来。李二连忙走到花家门首一望，不见些儿动静，把门扯了一扯。又是拴的。他便想道：“多分花二哥在家里，敢是留他吃酒，故此不出来了。”便把门敲上两下。只见二娘出来问道：“是那一个敲门？”李二道：“是我，来寻二哥讲话。”二娘答道：“不在家。”李二想道：“多分是妇人怪人，故意回的，不免说破他。”便道：“既二哥不在家，三官怎么在里面这半日还不出来？”二娘道：“你见鬼了。任三官多时不到我家来了，谁见来的？”李二道：“我亲眼见他来的，你还说不在！”二娘怒道：“这等你进来寻！”便出来把门开了。李二想道：“古怪，难道我真见了鬼不成！岂有此理。”便大着步往里进，四周一看，并无踪影。他再也不想有后房的。便飞跑上楼去看。那有三官影儿。倒没趣了。飞走下楼阁往外就跑。被二娘千忘八，万奴才，骂得一个不住。

不期花二归家，见二娘骂人，问道：“你在此骂谁？”二娘道：“你相交的好友！甚么拈香！这狗才十分无礼，前番你不在家，他竟入内室调戏着我。我走了出来，恰好你回来。你亲眼见的。他今日又来戏我，我骂将起来，方才走去。这般恶兽，还要相交他怎的！”花二登时大怒起来，骂道：“这个人面兽心强盗，我前番却被他瞒了。你怎么不说！今日又这般可恶。杀这强盗，方消我恨。”竟上楼取了床头利刀，下楼赶去。二娘一把扯住，忙道：“不可太莽，若是你妻子失身与他，方才可杀。自古捉奸见双，你竟把他杀了，官司怎肯干休！以后与他绝了交便罢了。何苦如此。”花二的耳朵绵软的，被妻子一说，甚觉有理。想一想，撇下刀说：“便宜了他，幸喜我浑家不是这般

人。若是不贞洁的，岂不被他拈辱，被人耻笑。”二娘背地里笑了一声，向厨下取了些酒菜道：“不用忙了，快来喝一杯儿去睡了罢。这样小人，容忍他些。”花二闷闷的吃了几杯竟自上楼睡了。

二娘又取些酒菜，往后房来，与任三吃。将李二之事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说了一遍。道：“如何是好？”三官道：“我若如今出去，倘被他看见，倒不好了。我不如在此过夜，到明日早早梳洗，坐在外边，只说寻二哥说话，与他同出门去，方可无碍。”二娘道：“这话倒甚是有理。只是此番去，你且慢些来。李二毕竟探听。倘有差池，怎生是好？”三官道：“我家有个小厮，名唤文助，认得你家的。我使他常来打听消息便了。”二娘道：“你明日拉了二哥到你家请他吃几杯酒儿。着文助斟酒，待他识熟了面，然后着他送些小意思与我们。如此假意相厚，方好常常往来。”三官道：“此计必须如此方可。”两人同吃些酒儿，未免做些风月事情，方上楼去。

次早，三官起来，早已梳洗。先把大门开了，坐在外厢。叫：“二哥在么？”二娘在内，假应一声，上楼说与丈夫知道：“任三叔寻你。想他许久不来，莫非李二央他来释非？切不可又去与那强盗来相交了。”花二连忙梳洗下楼，与任三施礼道：“三官为何一向少会？”三官道：“小弟因宗师发牌县考，一向学业荒疏，故此到馆中搬火，久失亲近。今日家中有一小事而回，特特来望兄。不知一向纳福么？”花二说：“托庇贤弟，你会见李二么？”任三道：“如今正要同兄去望他。”花二道：“不必说起这畜生。”将前件云云之事，一一说了一遍。三官假意怒道：“自古说得好，朋友妻，不可嘻。怎生下得这样心肠！既如此，我也不去望他了。明日小弟倘娶了弟妇，他未免也来轻薄。

岂不闻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！二哥，既然如此，也不必恼了。兄同小弟到家散闷如何？”

花二同了三官到家里，只见堂上有人说话。把眼一看，恰是一个说亲的媒人。与任三官配的亲，为女家催完亲事。等紧要过门。他母亲道：“又未择日，尚未催妆。须由我家料理停当，方可完姻。怎么女家反这般催促？”花二、任三听了，一齐笑着见礼。少不得整酒款待媒人，花二相陪。

三人直饮到红日西斜，别了任家出门。花二与媒人一路同行。花二便问道：“媒翁先生，为何女家十分上紧，是何主意？”媒人笑而不答。花二道：“莫非是人家穷，催他做亲，好受些财礼使用么？”媒人道：“他家姓张，乃是个三考出身，做了三任官，去年升了王府典膳回来的。家约有数万金，那得会穷！”花二想了道：“奇了，这等毕竟为何？”媒人问道：“兄与任家官人相厚的么？”花二道：“意气相投，情同骨肉。”媒人道：“这等，兄说的话，必定肯听的了。府上在何处？”花二道：“就在前面。”媒人道：“有事相议，必须到府上，方可实言。”两人到了花家，分了宾主。二娘点茶吃了。花二又问起原由。媒人道：“见兄老诚，自然是口谨的，才与兄议，万万不可与外人知之。”花二道：“老丈见教，断不敢言。”媒人道：“任官人定的女子，年纪二十岁。闺中不谨，腹中有了利钱。他父亲往京中去了。是他令堂悄地央人接亲，要我及早催他过门，以免露丑。许我十两银子相谢。我方才见说不来，心中烦闷。想此也必须得花兄暗地赞助。若得早娶，愿将所谢之银均分。”花二心下暗暗想了道：“领教，领教。”媒人道：“千万言语谨密些。”花二道：“不须分付。”媒人道：“尚有未尽之言，奈天色晚了，欲求同行几步，方可悉告。”花二同出门去了。